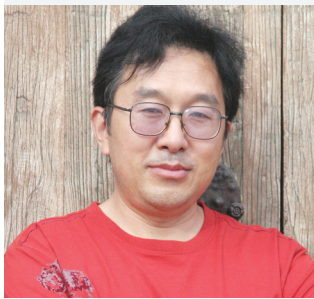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食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树 端 端

它一生持铁板铜牙。

叫树端端的是啄木鸟,依仗着嘴硬,风雨无阻地穿行在故乡的树林里。杀富济贫,行侠仗义。

在乡村小学长满瓦松的泥窗外,经常听到“空——空——空——空”的声音,像课堂上所写的“革命文章”一样空洞。

啄木鸟在树上“空洞”以后,那些“空洞”会再通过最高处树梢们细细的手指,把这声音递给远方,声音是鸟的语言也是鸟的手语。用于求爱、反馈、震慑、表达思想或传达某种神秘的信息。更好完成鸟声布满乡村空间的全部顺序。

它披着一袭黑衣,喙衔利刃,在故

乡的丛林里讲经布道。

林子里会有三两个好事的虫子,正想开门外出,刚迈出前腿,忽听到外面“空洞”之声,探出的头立即缩回,关起一扇童话之门。

“端端”一词在口语里是砍伐敲打的意思,日子里使用锤,叫作“用锤端端”,用斧头砍树,叫“用斧端端”。北中原把这类鸟叫“树端端”,出自田野的敲打声。

我家的土墙上挂有一幅宣传画:上面就是一只啄木鸟,肩背一方小药箱,箱上装模作样地画个红十字,像一位“赤脚医生”,它携带自己的愿望和一身独技,在风雨中斜斜穿行。旗飘青瓦,妙手回春。



我也相信它那一方小箱子里的秘密,装着甘草、冰片、麝香、熊胆,及一把小小的锋利无比的手术刀,银光闪闪。树,一时喊痛。

“啄木鸟下锅——吃了嘴硬的亏。”是句歇后语说的不是鸟啦,是人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锦 屏 人

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……”看湘昆雷玲的《牡丹亭》,欣欣然可见可感。她总能拿捏适度,仿佛将丝线缓缓悠悠捻至最细微处,又略略开阖,惊喜又收敛着,直听得春色合了水韵,铺面便至。

昆曲是水磨腔,一句念白亦有水的姿媚。

待唱到“皂罗袍”,简直流出风了,而风又曳起一折柔柳,于春水面上轻轻一掠,皱皱了一些涟漪,渐次荡开。你也跟着那风那柳那涟漪荡着,心被揉搓得软软糯糯,忍不住也要曼声一叹——呀——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曾看电影版《游园惊梦》,官泽理惠唱这段时分明颓而又颓,执红牙一拍也拍不散的幽怨缠绵。雷玲的杜丽娘不如此,她是含蓄又活泼的,眼见得春色如许,却偏叹年华似水,一些儿话不知与谁说,手中折扇开阖竟也亦喜亦嗔亦愁。你尚未品咂出她心中

底事,早已被她攫住,怔怔地随她去了。那眼风、身段、科白、唱腔,一些些搓揉得你也摇曳起来。唱“颓垣”而并不曾颓,见良辰美景叹一句“奈何天”,也只可见她惜春。《世说新语》里有则小故事,说的是擅笛的桓子野每闻清歌,辄唤“奈何”,谢安听闻后,说:“子野对音乐一往有深情。”杜丽娘何尝不是桓子野的心性?惟其有深情方能得见春色无边之外的荒芜,从而伤春思春,也才有了后来的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”。

再看丽娘与春香游园,雷玲的声音里似乎仍旧敛着,你却直可见眼雕梁画阁朝云暮雨,有烟波飘渺云霞流光,也有风扶弱柳雨打芭蕉,一个园子的阴晴晦明便在她们一掩面一挪移一个兰指半分浅笑里。

杜丽娘此刻浑然由高门闺阁内卷帘之后缓缓行出,看春光蔓延竟觉心惊。“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”依旧是那样熟软的唱,无限温柔的,愁绪却渐

次明晰,各样锦绣不过终了一个锦灰堆,怎么不是韶光贱?雷玲便是那“锦屏人”,在杜丽娘的锦绣里寻觅归梦。

真正开始惊心要至《寻梦》。雷玲声容凉楚,唯尽其妙。虽轻吟浅唱,却形容、眼神,香肩一转,兰指一揉,都是悱恻凄迷。杜丽娘的眉眼间春愁汗漫,唱道:“这般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待打并香魂一片,月阴雨梅天,守的个梅根相见。”我竟在底下呆了,泪也漫漈得不能自抑,如自己发了一梦。

自《冥判》始,杜丽娘换了模样,由那个情思满怀的成了一个游魂,一袭白色长帔,水袖亦白,而衬得眉眼益发幽艳。若说前情里杜丽娘眼角含春,这忽儿竟更风流起来,果然一副娇怯怯魂灵无依之状,连冥王见了亦怜,许她“随风游戏”。

幸而中国戏曲为了追问的纠葛,最后总爱大团圆了事,柳梦梅“拾画”“叫画”,杜丽娘回生与他缔结百年之好。终是《牡丹亭》里序言里汤显祖所题“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”

旧 时 菖 蒲

菖蒲临水而居,幽幽寂寂。

在旧年月里,在我青砖灰瓦的旧宅之后,生长着一大丛菖蒲。寒冬才尽,菖蒲便已出水。那么早,像是先候在路口等人。等谁呢?荷,还是菱?这么紧张!怕误了佳期。

细细青青的茎叶如同出鞘的一柄柄绿剑,却无凛凛剑气。端午前后的菖蒲最为茂盛,远看河边像是浮着一片暗青色的云,将雨未雨的样子。那菖蒲香味扑鼻,风起时更甚,小坐河畔,弄得满怀满袖都是菖蒲的味了。

我父亲叫它“水剑草”,我也这样随着叫了多年,直到多年后的今天,才这样郑重呼它菖蒲。这郑重里似乎已经有了远意,时空隔出来的远意。是啊,水剑草,菖蒲的身份只是草。它的身躯不伟岸,气质不高贵。它只有那一身平民的青碧,在初秋开紫色的花,是忧伤浅浅的紫。

去苏州游览园林,看那些园子里小桥流水,看红鲤嬉戏莲叶之间,看清水里倒映着八角小亭的影子,心里忽然空了一下。菖蒲呢?

菖蒲在民间,在僻静的乡下水塘边,在寂寞的沼泽深处。菖蒲的家世不显赫,姿态担不起奢华的场面,自然处境冷落。

幸而,夏秋之间的乡下河塘里,有着喜事一般的热闹。菖蒲在近岸处绿叶摇曳如波如帐,菱角的碎小白花已经谢成了一弯弯红色的果实。菖蒲和菱角相伴

在乡间的水塘里,俨然欢喜的情侣。

但,聚过是散,喜后余悲。菖蒲风里采红菱,一捧捧,鲜艳可人。菱角出水离岸后,很快被送上了街市,直至它们端庄坐进了一个个白瓷的盘子里,像青涩少女焕然一新作了大户人家的少妇。而菖蒲,还在远水边,在守着一片白水日渐寒凉,直到叶残冬尽。

这是菖蒲的命运。它只能演绎成红菱的旧情。红菱的隆重后来没有菖蒲,我替菖蒲感到悲辛。《本草秘录》里也有关于菖蒲的文字,是说石菖蒲的:“味辛而苦,气温,无毒……然止可为佐使,而不可为君药。”中药方剂的组成原则有四个字,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。君药是主药,臣药是辅药,佐药的意义在于协助君药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,或用以消除、减缓君药臣药的毒烈性,使药则是充当引经药或调和药性的药物。《本草秘录》里的这一句,便是说石菖蒲的命数了罢,石菖蒲不是主药。物和人都在命里走着:这一辈子,注定做她命里的配角了,辛兮苦兮自己知。

我们这一生里大约都遇上了一个菖蒲罢。

是同住在一条河堤上的两个人,十几岁时背着书包上学,日日自他家门前经过,他躲在窗子后面看她,将她的背影长长送到芦苇那边。她一毕业他就央父母托了媒,中间折折转转的欢喜和悲伤,

以及琐屑的世俗和势利,她到底没有成为家世平平的他的新娘。又或者,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人儿,住在小镇上的一条街巷里,一道上学一道回家,只是,玲珑秀丽的她终于考进大学,然后落户繁华都市,而老实清贫的他中学毕业就接替祖业,一辈子守在粉墙斑驳的老街。许多年后,她回娘家,穿着三寸高的高跟鞋经过他家门前,恨不得脱了鞋子撘着一双空脚走来,轻轻复轻轻,只恐踩疼了他门前的暮色或露珠。

他是她命里最初的人,她在他怀里遗了初吻、失过小魂。她长成了凤凰,远栖都市梧桐枝,挣着不低的薪水,过着体面的生活,巧妙应付丈夫试图追问她少女时代的情感履历。他在旧地方小地方,娶了一个不爱的普通女人,生下一双儿女,日子就那么远远淡淡地过。他过得简单而清贫,唯一的财富只在内心:和她从前在一起的那些流光碎影。她想起他时,会去听忧伤的歌;她听忧伤的歌时,总会想起他。他是她终身不愈的暗疾。

“滴答滴答滴答滴答,小雨它拍打着水花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,是不是还会牵挂他?”

是啊是啊,年华都滴答滴答地碎掉了,还在牵挂。但,芒草都已白了青山头,一切都变了老了,回不去了……

在一方白纸上写上他的名字,轻轻念出来,眼里水雾漫漈,仿佛回到旧时故乡,面前河水荡荡。隔着河喊他:

菖——蒲——,菖——蒲——

◇ 草木悲慈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